



能不愛江南

正宗的江南人；他的最后两部武侠小说的主人公，《鹿鼎记》的韦小宝和《越女剑》的阿青，还是正宗的江南人。

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，虽然这副出名的对联里缺了《越女剑》的名字，但《越女剑》才是金庸武侠世界最古老的故事，是他的江湖的源头和终点。

清代画家任渭长的版画集《卅三剑客图》，是金庸珍藏的一本画册，他很喜欢看，就想给33张画都配上合适的小说。《越女剑》是第一张《越处女》画的“同人”，而这则短篇的原型人物，最早可追溯至东汉赵晔撰写的《吴越春秋·勾践阴谋外传》：

越王又问相国范蠡曰：孤有报复之谋，水战则乘舟，陆行则乘舆，舆舟之利，顿于兵弩。今子为寡人谋事，莫不谬者乎？范蠡对曰：臣闻古之圣君，莫不习战用兵，然行阵队伍军鼓之事，吉凶决在其工。今闻越有处女，出于南林，国人称善。愿王请之，立可见。越王乃使使聘之，问以剑戟之术。

处女将北见于王，道逢一翁，自称曰袁公。问于处女：吾闻子善剑，愿一见之。女曰：妾不敢有所隐，惟公试之。于是袁公即拔籬箬竹，竹枝上枯槁，未折堕地，女即捷末。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。

处女应即入之，三入，因举杖击袁公。袁公则飞上树，变为白猿。遂别去。

见越王，越王问曰：夫剑之道则如之何？女曰：妾生深林之中，长于无人之野，无道不习，不达诸侯。窃好击之道，诵之不休。妾非受于人也，而忽自有之。越王曰：其道如何？女曰：其道甚微而易，其意甚幽而深。道有门户，亦有阴阳。开门闭户，阴衰阳兴。凡手战之道，内实精神，外示安仪，见之似好妇，夺之似惧虎，布形候气，与神俱往，杳之若日，偏如腾兔，追形逐影，光若佛衍，呼吸往来，不及法禁，纵横逆顺，直复不闻。斯道者，一人当百，百人当万。王欲试之，其验即见。越王大悦，即加女号，号曰越女。乃命五校之队长、高才习之，以教军士。当此之时皆称越女之剑。

这段描写里的“人设”非常精彩，一个来自越国南方的妙龄少女，未经人事，但偏偏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剑术高手。金庸在此基础上稍加剪裁，略作斟酌，便让《越女剑》里的阿青更懵懂、更天真、更淳朴，也更接近天地间流动的那一抹“气”（宇宙的精气，生机勃勃、浩然清朗之气）。“一张瓜子脸，睫长眼大，皮肤白晰，容貌甚是秀丽，身材苗条，弱质纤纤”的阿青对吴越争霸没有兴趣，她是被范蠡拉来的，当她明白了范蠡只会选择西施，一声清啸，离开就离开了，毫不拖泥带水。

绝顶的武林高手，不会服务于威权，成为威权的臣仆。他们对世俗等级是摒弃的，既然已经领悟了“气”，领悟了天地间根本的力量，那么何必屈从？既然可以“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”的逍遥游，那么何必称王称霸，在一种僵化的、指令性的权力结构里勾心斗角，耗到油尽灯枯？

在《越女剑》的末尾，金庸还写：

范蠡握着西施的手，道：“咱们换上庶民的衣衫，我和你到太湖划船去，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
西施眼中闪出无比快乐的光芒，忽然之间，微微蹙起了眉头，伸手捧着心口。阿青这一棒虽然没戳中她，但棒端发出的劲气已刺伤了她心口。

两千年来人们都知道，“西子捧心”是人间最美丽的形象。

“我和你到太湖划船去，再也不回来了”——“江湖”的意象被引出了。武侠小说里的江湖，站在皇权的边境线，不完全受皇权的桎梏，但又与皇权息息相关而变幻莫测。江湖把这个国家连成一体，所以，“你管不着”的江湖，对皇权实则十分重要，在文艺作品中，这是很有张力的戏剧矛盾，就能衍生出无穷无尽的琴心剑胆的传奇。

2018年10月30日，金庸在香港逝世，享年94岁。

也许，对来自江南、纵横江湖的查大侠最好的纪念，是得酒满数百斛船，要有酃酒、苍梧酒、京口酒、乌程若下酒（簪下酒）、山阴甜酒……四时甘味置两头，右手持耳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痛饮狂歌后，再重读一遍他的武侠小说罢。

转 | 儿女·长干行

与金庸并列“武侠小说三巨头”的古龙、梁羽生，也心仪襟江带湖的江南，也为流连江南的儿女们，编写了无数“向来痴，从此醉”的相悦辞。



熊先生的《碧玉刀》，是其“七种武器”系列里最活泼的一部：“绿水在春风中荡起了一圈圈涟漪，一双燕子刚刚从桃花林中飞出来，落在小桥的朱红栏杆上，呢喃私语，也不知在说些什么。段玉放松了缰绳，让座下的马慢慢地踱过小桥，暖风迎面吹过来，吹起